

电话女友

新县 金波

阿扁急匆匆地找到告知的地点,果然看见一个宽大的房间,里面分隔成若干厢格,每个厢格里摆一台电脑,电脑旁都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,均戴着耳机,像发报员似的……

一对青年男女,偶尔见一面就可以私订终身;在十字路口问一下路,也能从相识到相交;甚至不小心踩了人家的脚后跟,一声“对不起”便成为永久的朋友……总之,都市交友就这么快节奏、多元化。阿扁想,俺进城多年,收入尚可,应该交个女朋友了。于是,随手取出一份报纸,往后面一翻,果然就看见一则征友启事:

一个寂寞孤独的城市女孩,愿结识同样孤独寂寞的你。相信缘分吧,有缘人终成知己……

阿扁一看,心下欢喜。俺不就是一位孤独得形影相吊、寂寞得连汽车声都听不到(住地下室)的男孩吗?正合其意!于是跑到了公共电话亭,按上面留下的传呼号码呼了一下。

很快,电话就响了。阿扁心头一热,急忙拿起话筒贴在耳朵上。还没开口,对方就说话了,果然是一位娇滴滴的年轻女子。

“你好!我叫珠珠,请问是你刚才呼我呀?”

“正是正是,珠珠小姐。是这样的,俺叫阿扁,俺是看了你的交友启事才……”

“是啊,请问你是干什么的?”

“俺是一个搞文化工作的职员,收入……”

“好的好的,我就喜欢跟文化人打交道。请问你有什么爱好?”

“俺爱好写作、音乐、打球、聊天、看电视……”

“哇,太好了!跟我的爱好完全一致耶。也许这就是缘分吧!阿扁先生,这样吧,我正在外面打公用电话。等一会儿我到了单位再打过来好吗?我的单位电话是:23456789。别忘联系啊,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讲哪,拜拜!”

珠珠小姐的电话都挂断半天了,阿扁还在那里愣神儿,心里热乎乎的。嗯,声音真甜!千万不能把这根线断了啊!原地候了大约半个小时,阿扁就把电话拔了过

去。

“是珠珠小姐吗?”阿扁激动地问。

“是的,阿扁。认识你我真高兴!从今之后你别叫我‘小姐’了,就叫珠珠好吗?请问你家里都有些什么人?”

阿扁如实告诉了对方,然后问:“请问珠珠,你家里的情况呢?”

“嘻嘻,我爸我妈就我一个宝贝疙瘩……”

“那你的单位是干什么的?”

“哇,这个难道与交朋友有关吗?告诉你,我端的可是一只泥饭碗,随时都会破的,你后悔了吧?”

“不!不!俺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不知不觉中,半个小时一闪而过。阿扁虽然谈兴正浓,无奈小腹胀痛,只好委婉地提出“再见”。珠珠也不勉强,说声“别让我等得太久了啊”,就把电话挂断了。这时,公用电话亭开具收据,话费几近百元。原来“2”字头的电话每分钟收费三元。阿扁大叫心痛,之后一连三天都不敢再找珠珠小姐了。

第四天,阿扁支撑不住了。珠珠那软绵绵的话不断在耳边回响,带着磁音儿,毛毛草似地撩得心中好痒痒,便又呼珠珠,好让她回话。可急呼了三遍,等到天黑也不见电话响。

阿扁骂了一声,又不死心。只好硬着头皮又打珠珠单位的电话。

“珠珠,你怎么不回俺的电话呀?”

“我……唉,人家的心情不好吗,都想上吊了,哪还有心思理你。”珠珠呜呜咽咽地说。

“你怎么啦?”阿扁赶紧把关切送过去。

“我妈她、她给我找了个我并不喜欢的人,还逼我快点嫁过去。你说我能不苦恼吗?有时,我真想、真想自己赶快找个男朋友,闪电般嫁过去,气死我妈!”

“那你的意思呢?”阿扁紧张得心脏咚咚跳。

“阿扁哥——请原谅我这么称呼你——你快给我拿个主意

嘛,我都急死了。”

阿扁赶紧替她想主意。

好几次,阿扁差点毛遂自荐自己做她的男朋友算了。但又觉得太快了,不是说性急吃不得热豆腐吗?然而那一声“阿扁哥”,喊得心里就像爬满了毛毛虫似的。便耐着性子,劝珠珠不要随便许身别人:不喜欢的人不要嫁好啦;父母的话只能做参考嘛;爱情需要长期培养才行,正像你跟俺一样,从友谊开始才是正道。末了,他还有意识地提醒珠珠:送给你的玫瑰花已经预订好了,一定赏脸笑纳哦。珠珠被逗得格格笑,说:

“阿扁哥,谢谢你为我排忧解难。你真有学问,什么都懂。我就梦想自己有朝一日嫁给一位学问家,但不知有没有这个福气。从今之后,我就把你当做成我最好的朋友,不,后备情人。你可要多为我解闷哦!以后,别老让一个女孩主动找你嘛,好像我嫁不出去似的。听见了吗?等时机成熟了,我会让你一个你特别意外的、特别漂亮可爱的女孩站在你面前的,直至让你如愿以偿!好吗?”

虽然这次花去了一百元的话费,但阿扁认为没有白花。他想,好戏就在后面,要趁热打铁。话费是贵了点,但与白捡一个女朋友想比,又算得了什么?权当是送了戒指、首饰吧。于是,阿扁一日一个电话打过去,一聊就是半个小时。每次都把珠珠哄得眉开眼笑,摇晃着身子发出幸福的格格声……

“喂,珠珠,是珠珠吗?”这是一个月之后,珠珠终于答应要与阿扁见面的一次通话。

“我不是珠珠。你有什么事?”一个陌生的女子回答。

“请问珠珠在哪里?”

“对不起,在这里上班的女孩都用化名,你只有提供原名才能知道这个人。”

“你这里是什么单位?地址在哪里?”

“我们的地址在……”

阿扁急匆匆地找到告知的地点,果然看见一个宽大的房间,里面分隔成若干厢格,每个厢格里摆一台电脑,电脑旁都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,均戴着耳机,像发报员似的。

“请问你找谁?”保安拦住了阿扁。

“哪一位是珠珠小姐?”

“对不起,我们这里的女孩经常改换化名,如果她自己不站出来,谁也不知道珠珠小姐是谁。”

“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?靠什么挣钱?”阿扁沉不住气了。

“我们当然是一家合法的声讯服务台,为用户提供股市、彩票、人才信息等资讯服务。当然是靠吃电话费回扣啦。至于女孩们采用什么化名,与用户聊什么,那是她们的隐私。”保安耸耸肩,笑道。

阿扁咧咧嘴巴,气得直喘粗气,许久才恶狠狠地吼一声:“混账!”

细草辞

息县 温青

一生最细的部分
最惊心白色花如此沉重
那细颈弯曲着
以细微的花瓣对大地细语从叶芒开始
到枯萎,仍是尖锐的岁月
死亡之美
顶着七瓣雪花
抵达冰凌暗藏的初春

文学副刊投稿邮箱:xyzhoubao@163.com, 欢迎多赐美文, 尤其欢迎推荐新人新作。